

第二届明清史国际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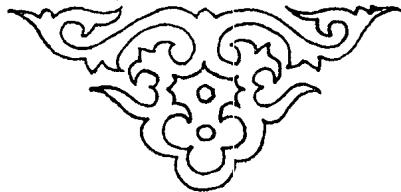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 130 号)

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3.375 印张 617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201—01289—4/K·173

---

国内定价:24.50 元

## 前 言

1991年7月,天津南开大学举办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学者一百人,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丹麦、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提交了92篇学术论文(包括少量的论文摘要),会议开得圆满成功,与会者表示满意。

会议讨论了明清时期的文化、社会生活、中外关系、政治制度和事件、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历史问题,还交流了各国明清史研究的信息。会议的讨论,深化了明清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有突破。

把明史和清史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举行大型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南开大学于1980年召开的,第二次是1985年香港大学操办的。第一次会后出了论文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学术界反映良好。这一届的讨论既然颇为成功,若不将其论文集出版,将是十分遗憾的。为此,我们对会议论文进行了编辑、分类,汇编成书。

由于论文集的篇幅限制,也由于有的学者只提供了非常简短的提要,有的只有口头报告而无书面文字等等原因,我们未能将所有与会议有关的论述收进这个集子,这是不无遗憾的事情。

天津人民出版社是第一届讨论会论文集的出版者,这一次又慨

然应允把论文集出好,对该社以推动学术研究为己任的事业心,我们谨在此表示敬意。

本论文集的编辑,由冯尔康、陈振江、郑克晟、李喜所、常建华、杜家骥等教授组成的编辑小组完成。编辑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教。

论文集编辑组

1991年11月26日

## 目 录

- 试论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 王钟翰(1)
- 明代知识分子对封建君主制的认识的变化 …………… 任继愈(21)
- 明清史研究感言 …………… 李 侃(24)
- 最近十年间日本的明史研究 …………… [日本]山根幸夫(27)
- 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
- 关于美国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的一些感想 …… 王湘云(34)
- 《大明会典》编纂中的宇宙观与历史观 ……………
- …………… [美]戴乐(Romeyn Taylor)(45)
- “大礼仪”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提要) …………… 阎爱民(55)
- 论《大清律》的编纂及其性质 …… [原苏联]阿·尼·霍赫洛夫(57)
- 清朝兴亡与文化碰撞 …………… 魏鉴勋(65)
- 纪昀文化反省初论 …………… 周积明(73)
- 晚清洋务思潮兴起的必然性 …………… 李喜所(85)
- 略述晚清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成因 …………… 侯 杰(97)
- 维新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提要)
- 中日近代化的比较…………… [日本]段柏林(102)
- 明清直隶书院述论…………… 白新良(104)
- 清前期满族文化发展的趋势…………… 孙文良(115)
- 清代私家明史学的兴衰及其背景…………… 姜胜利(127)

晚清舆地学与史学研究述要·····	陈振江(140)
论溥仪史料的相互抵牾之处·····	[日本]杨启樵(157)
《郡县释名》与作者郭子章其人·····	傅贵九(168)
从《记难图》看明末几个问题·····	魏千志(176)
《奩史》初探	
——兼论类书中女性史料之辑录·····	[香港]刘  聪(189)
非压制性国家和比较历史	
——明清地方社会试析·····	[丹麦]李来福(204)
明清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乡风俗例·····	曹贵林(220)
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	常建华(233)
明代赣西重赋与江西士大夫·····	郑克晟(247)
清朝皇族的宗族制度与宗人管理·····	杜家骥(262)
论清代州县之幕友·····	朱金甫(276)
剃发——清初民族征服政策失败的实例·····	王冬芳(289)
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	[美]袁  清(299)
论道光朝社会问题·····	冯尔康(306)
清代宜兰汉人的移动(提要)·····	[台湾]陈进传(321)
明初之文字狱与朝鲜表笺  ·····	[韩国]朴元燧(322)
丰臣秀吉侵朝征明的检证·····	[日本]水野明(339)
明清时代中朝关系研究·····	[韩国]冯荣燮(348)
盛清名臣阿克敦出使朝鲜次数考	
——兼论清史文献的发掘与运用·····	[台湾]陈捷先(356)
最初的中葡接触·····	[澳大利亚]费克光(363)
明清时期罗马教皇遣使来华浅述(提要)·····	刘鉴唐(377)
清初禁海与对外关系·····	郭蕴静(378)

神光寺事件与福州夷务的再检讨…………… [新加坡]吴振强(386)

胜利和悲剧:

1857年英国对华政策议院质询的辩论分析……………

…………… [美]乔毅成(403)

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陈福坡(418)

清末民初上海浚浦局探析…………… [日本]森田明(421)

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 蔡美彪(431)

鲜卑族系与契苾及卫拉特之关系…………… [台湾]赵振绩(446)

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 谢刚(459)

明代翰林制度考述…………… 关文发(474)

明代提学的建制及其权责演变(提要)…………… [台湾]吴智和(488)

明代的四卫、勇士营…………… 方志远(489)

论明代的清军…………… 曹国庆(500)

明代廉政措施的得与失…………… 王兴亚(510)

八旗初创期旗制考略…………… 孟昭信(522)

明代中期宁夏镇的寘镛之乱…………… [日本]松本隆晴(535)

论毛文龙的镇江之役…………… 陈生玺(542)

李延庚叛清考评…………… 张玉兴(551)

杨鹞空教案

——清初江南又一起复明运动…………… 何龄修(565)

有关清初迁海的问题

——以广东为例…………… [香港]马楚坚(576)

郑成功南澳誓师抗清的意义及其影响…………… [澳门]何广中(587)

乾隆进军西北失误续议…………… 袁森坡(592)

明武宗和他所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 李洵(604)



猛哥帖木儿简论·····	何溥澐 谢肇华(614)
戚继光籍贯考略·····	阎崇年(627)
清代名臣张廷玉之晚节·····	[台湾]沈景鸿(630)
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	许 檀(643)
明代钞关与明代经济·····	何本方(654)
清代各地区经济类型的综合划分(提要)·····	郭松义(664)
清代农业长工工价纵横谈(提要)·····	黄冕堂(666)
论田根	
——福建“一田二主”探析·····	唐文基(670)
清代八旗的战时俸饷制度·····	陈 锋(682)
清代四川富荣盐业股份“分等”说辨析·····	吴天颖(692)
清末“移民实边”政策初探	
——以伊克昭盟杭锦旗为一个例子·····	[日本]铁山 博(704)
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常建华(722)

# 试论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

王钟翰

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指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我国边疆各地区各民族创制、执行不同对象不同措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语言各有不同,习俗亦有差异,有区别才有政策。近 10 多年来,论者多有评述<sup>①</sup>,对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有肯定的,亦有否定的,见仁见智,讨论不厌其详,兹文重申己见,或亦同行专家所乐意倾听者耶?

满族作为继蒙元之后入主中土的第二个少数民族,建立了长达将近 300 年之久的全国性政权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众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之后,满族统治者本身更具有统治全国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切身体会和具体感受。如果拿来和古代相比,所谓“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sup>②</sup>者,固不为无识;而唐李太白所咏:“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sup>③</sup>者,盖亦本斯意而作。平心论之,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但超越周、秦、汉三代,甚且连后乎唐宋的煊赫一时、地跨欧亚二洲的大元帝国亦瞠乎其后者。何者,元享年未过百,蒙古宗室崇佛而自弱,终趋分崩,忽兴忽亡,悄返北土,几不能自保,以视清代远远望尘莫及。

---

<sup>①</sup> 郑昌淦:《明清之际的历史潮流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载《民族研究》1980 年第 4 期;刘先照、周朱流《试论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载《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8 月;张羽新《清朝前期的边疆政策》,载《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2 月,余不一一列举。

<sup>②</sup> 《汉书·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卷 94 下第 3824 页。

<sup>③</sup> 清王琦:《李太白文集辑注》(聚锦堂板)卷 5 第 13 页下注云:“《汉书》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周、秦、汉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

然则清高宗弘历所谓“苗疆之事，未得善策”者<sup>①</sup>，非无策也，欲得上策耳。今谓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上的成功，是与过去历代封建王朝比较而言，当然不能说它一无可议之处，这应该是大家不言而喻的。

## 一、东北满族发祥地

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sup>②</sup>。如果从满族的最早先人肃慎算起，到今天已经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当然，从肃慎以下，不同朝代的史书上记载着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这些不同的族称，与今天的满族有着不同程度的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

在明王朝近 300 年的统治下以数百计的各女真卫所，就是有大量文献足证后来满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直接族源所从出的历史见证。

满族的奠基人努尔哈赤（清人追尊为清太祖）系建州左卫的首长<sup>③</sup>，席父（塔克世）、祖（觉昌安）的余绪，以 13 副甲兵报尼堪外兰之仇，转战 20 多年，终于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世人每以努尔哈赤初起兵时“多杀”相责，不能说不是事实；但细按之，努尔哈赤当时的用兵政策是“降者招服，反抗者屠杀”之外，尚有一项民族政策也必须加以考虑进去才是。明显的一例是：

（苏克素护河部内诺密纳）四部长告太祖曰：“念吾等先众来归，毋视为编氓，望待之如骨肉手足。”遂以此言对天盟誓。<sup>④</sup>

据《满洲实录》满文原文记载：

taidzu sure beilei baru duin amban hendume membe yayaci  
太祖 淑勒 贝勒 向 四 大人 云 我们 比众

<sup>①</sup> 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九朝圣训》本，下同）卷 278 第 2 页上，乾隆六年四月戊戌。

<sup>②</sup> 详见拙文《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刊于谭其骧教授主编的《历史地理》第 9 期。1990 年 10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sup>③</sup> 努尔哈赤给朝鲜使者申忠的一回帖，云“女真国建州卫管东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回帖中印迹，“篆之以建州左卫”这印可以为证。见《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伪满建国大学刊本，1939 年 12 月。

<sup>④</sup> 日本今西春秋著满和对译《满洲实录》（日满文化协会刊本，1938 年 2 月，下称《满录》）卷 1 第 25 页。

neneme dahame jihe be gunici jusen ume obure ahūn deo i  
先 降 来 念 ‘ 诸 申 勿 为 ’ 兄 弟  
gese gosime uji seme hendufi gashuha ①  
一 样 仁 慈 收 养 云 誓 ①

《满录》中满文 jusen(诸申),汉文译作“编氓”,我曾认为当时女真的阶级结构,大部分人已沦为奴隶身分并不算错②;但从诺密讷四个部长要求努尔哈赤的具体情况来分析,诺密讷等要求的不是做个普通公民(jusen)而是能做努尔哈赤的“手足”(ahūn deo),兼管其部落族寨无疑。其结果则是来投努尔哈赤的甚众。例如:

戊午天命三年(1618)十月十二日,闻东海胡儿腾(一作虎尔哈)部长纳哈答率民百户来降,命二百人迎之。二十日至,上(努尔哈赤)升殿,降众见毕,设宴。举家来归者列一处,有遗业而来欲还家者,另立一处。其为首八人,各赐男妇二十口、马十匹、牛十匹、冬衣蟒段、皮裘大囤、秋衣蟒袍小挂,四季衣报俱备,及房田等物。其欲还者见之,留而不去者甚多。乃附信与还家者曰:满洲兵欲杀吾等,因我人畜财物。汗(努尔哈赤)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吾土所居弟兄眷属可皆率之来。③

众所周知,八旗制度中满洲之外,尚有蒙古、汉军,“合一国之众,分隶八旗”④,原则上,凡被编在八旗下的,不管满、蒙、汉军也好,或其他被征报、归降的各民族成员也好,都能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视同仁的。但实质上,满族统治实行了与元朝划分蒙古、色目、汉、南人四等级相类似的满洲、蒙古、汉军、汉人四等级的民族政策,但不以平等待汉人,而且也不以平等待汉军、蒙古和其他族人。同样,东北各少数民族也并不例外。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都认为,散布东北边区图们江、乌苏里江及以东一带的东海虎尔哈部、渥集部和

① 同2页注④。

② 参拙著《清史杂考》(北京中华书局版,1963年9月)第19页。

③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北平故宫博物馆排印本,1933年2月,下称《武录》)卷2第14页上。

④ 王先谦《东华续录·序》,光绪二十五年1890上海石印本。

“邻朝鲜境瓦尔喀部众，皆吾所属”<sup>①</sup>；以及远处黑龙江流域及以北一带的索伦部、鄂伦春部等众“语音与我国（后金）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sup>②</sup>。很显然，所谓“语音与我国同”是指操满一通古斯语族语言各民族的成员，他们都应该被纳入这个新兴的满族共同体之内。可以说，满族统治者对东北境内各民族是招纳、吸收、融合的民族政策。纵观有清一代，满族有佛（旧）满洲（femanju）和伊彻（新）满洲（icemanju）之别，新满洲之被编入八旗，久而久之，成为老（旧）满洲<sup>③</sup>。就这样，满族共同体中注入了不少新的血液，扩大了满族族源的多种成分<sup>④</sup>。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还有许多居住在东北边区的兄弟民族，如索伦（今鄂温克族）、达瑚尔（今达斡尔族）、鄂伦春、锡伯、赫哲等，虽然他们也曾编过佐领（满语叫 niru 牛录，八旗的基层组织）但在当时并没有算作编入八旗，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满族的正式成员<sup>⑤</sup>。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上述索伦、达瑚尔等众多兄弟民族仍然能保持着本民族的族名，各自都分别成为今天祖国民族大家庭中成员之一。

谈到满族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由于满族本身自古以来就信奉萨满教<sup>⑥</sup>，沿黑龙江及其下流与入海口南北两岸各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畅行无阻，是理所当然的。所堪注意者，从努尔哈赤起，满族宗室

---

① 《满族简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34—35页引“皆吾所属”，误断为“所属有\*”，“有”字应属下读。拙著《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第48页，亦误从之，今改正，又《武录》卷2第4页上，瓦尔喀作斡儿哈，同音异译耳。

②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伪满景印本，下简称《文录》）卷21第14页下。

③ 拙著《清史新考》中的《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有一段“佛满洲与伊彻满洲的区别问题”。专论此事，可参考。

④ 清人魏默深（源）氏以为“索伦、达呼尔、巴尔虎、锡伯、卦勒察、毕勒尔等兵，均为东三省驻防劲旅，其人既非满洲，自当详其部落，乃《盛京通志》、《八旗通志》与夫《一统志》、《会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为‘索伦兵’，无知此何种部落者。”（见《圣武记·掌故考证》，卷12第494页，北京中华书局版，1984年2月）。此固清官书缺载之失，亦为清人有意讳言之也。

⑤ 奕康《管见所及》（《佳梦轩丛著》本）页17上下云：“东三省之驻防，有老满洲，新满洲之号，然俱系崇德以前来归之人也，各编佐领（即牛录），若崇德以后归附之索伦、锡伯、达瑚尔、卦勒察、巴尔虎、打牲乌拉，虽各设佐领，不为之满洲也，直以其部名呼之。此外之鱼皮、貂户、赫哲、奇雅喀等，则并佐领无有，设乡长、姓长以领之，均非满洲也。”

⑥ 按萨满 Shaman 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清光绪四年1878刻本）卷3第10页下，云：“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珊蛮即萨满，巫妪当为女性。疑属于萨满教的原始早期型。至于清宗室昭槱所说“完立妈妈 Wali mama”为明万历皇后（九思堂本卷2第27页上、下，误；金毓黻《东北文献零拾》（铅印本）卷6第6页下引《竹叶亭杂记》作“万历妈妈”，更误。

贵族设立堂子(tangse)以祭天,而满族一般平民各家各户只设索罗杆子,请萨满跳神祈福而已。据《满录》记载:

乙卯年(1615)四月,於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 大庙,共三年乃成。

满文原作:

niohon gūlmahūn aniya … duin biya de hecen i sun dekere  
ergi ala de fucihi sy, ioi hūwang ni miyoo, juwan ilman han i  
miyoo, uheri nadan amba miyoo arame deribufi ilaci aniya  
sanggaha<sup>①</sup>

毫无疑问,当时赫图阿拉城东建筑的佛寺和十阎罗王殿均是藏传佛教的庙宇。但我怀疑玉皇庙乃是堂子的不同汉译。<sup>②</sup>史载天聪年间,“擅留喇嘛於家”<sup>③</sup>和“私造浮屠(佛塔)”<sup>④</sup>是不允许的。可是到崇德七年(1643),皇太极与达赖喇嘛就有信使往还,并曾邀请过达赖喇嘛来盛京(今沈阳)的意图。但我们知道满族主要还是崇奉萨满教的。萨满教本来是一种原始多神教,除崇拜自然天神地祇、山川神、祖宗板子(或匣子)以外,同时也崇拜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和历代汉人广泛崇拜的关公(名羽,俗称关老爷)等。这充分说明清代的宗教政策是兼容并包,具有一定的非排它性和开放性,与它对东北各民族的民族政策是相符合的。

## 二、内外喀尔喀蒙古

从清史和满族史的角度考察,当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女真各部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明朝、蒙元、朝鲜三者之间。朝鲜位于东南,女真与蒙

① 《满录》卷4第127—128页。

② 参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31—134页。刘小荫、定宜庄合著《萨满教与东北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库》本,1990年3月)第135—136页。说“堂子就是观音堂的简称”。按此说自王文郁同志发之,见《读满文满洲实录札记》中的“从古贝、堂子谈起”(《南开史学》第1期,1980年,第153—160页,认为堂子从观音堂而来,我不敢苟同。盖堂子乃祭天公所,与观音堂无关。入关前满名译汉,固无定字也。

③ 《文录》卷42第18页下。

④ 《文录》,卷58第24页下。

古逼邻而远交朱明。而历史上的大元帝国地跨欧亚，乃一剽悍勇猛之骑马民族，铁蹄所指，莫不为之披靡。根据努尔哈赤于1620年写给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复信，开头说的几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

阅察哈尔汗来书，称四十万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致书水滨三万满洲国主神武英明皇帝云云。……吾固不若尔四十万之众也，不若尔之勇也，因吾国之少且弱也。<sup>①</sup>

姑且不论“四十万蒙古”之为四十万户<sup>②</sup>“水滨三万满洲”之为建州三卫<sup>③</sup>与否，当时蒙古部民之多且勇，远胜建州三卫之少且弱，即努尔哈赤本人亦不能不亲口承认。问题是在努尔哈赤从中能得出什么样的对策来。

过了三年，在一次征讨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落贝勒昂安全获大胜之后，凯旋而回，大摆筵宴庆功。这一天正巧碰上大雨。努尔哈赤十分形象而有感触地说：“蒙古之人，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落合则成兵，其散犹云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时，我当蹶而取之耳。”<sup>④</sup>努尔哈赤这番话很明显地道出了他对蒙古又害怕又要利用的意图。如果在完全征服蒙古之后，势必要对蒙古推行分而治之并加以限制利用的政策，不啻为有清一代定下了一个长期执行不变的基调。

在内外喀尔喀蒙古被征服以后，宠之以封爵，几乎与满族宗室相等：

即论尔等（喀尔喀汗、王、贝勒、公、扎萨克、台吉等）之封号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位，俱系我朝封宗室子孙兄弟之号。其余臣下虽效力立功，并无封贝子之例。惟四十九旗扎萨克，成吉思汗之后博尔济锦氏台吉等诚心归服。我太宗、皇祖（世祖福

<sup>①</sup>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伪满景印本，下简称《高录》）卷7第2页上下。按《武录》卷3第9页上无察哈尔，又无“巴图鲁成吉思汗”字样，显系《高录》重修者所加。

<sup>②</sup> 朱风、贾敬颜合著《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41页“四十万蒙古”一词的注。

<sup>③</sup> 如果亡友贾敬颜“四十万户”之说能成立的话，我疑“水滨三万满洲”应是建州三卫之别称，因为元初在今松花江畔设有斡朵里等五个万户府，后东南迁抵朝鲜东北境，他称为吾都里，自称鄂多理，即斡朵里。最后返回辽东婆猪江（今浑河）。明设建州三卫。所云“水滨三万满洲”，或即指建州三卫而言。亦未可知。

<sup>④</sup> 《文录》卷8第21页上，《武录》卷4第3页上。

临)俱赐以宗室封号,亲如骨肉,结为姻亲,累世宠荣,何尝视为奴仆乎?①

衣服制度,亦一仍其旧俗:

至于衣服制度,不妨仍其旧俗。若因归顺天朝,必尽用内地服色,势亦有所难行。尔等习惯自然,一时岂能骤易;且将旧时衣服尽行弃置,亦殊非爱惜物力之道!②

事实上,清代统治者对蒙古上层,采用“众建以分其力”的盟旗制度:

大漠以南为内蒙古,部有二十有四,为旗四十有九;逾大漠曰外蒙古,喀尔喀部四,附以二,为旗八十有六。③

此外,甘、青、新疆西蒙古同样编旗:

青海蒙古,部五,为旗二十有八;贺兰山之阴曰西套额鲁特,额济纳河之阳曰额济纳、土尔扈特、和硕特,凡部十,附以一,为旗三十有四;回部为旗二。④

所不同者,甘、青、新疆回部的西蒙古只编旗而不设盟,直隶于理藩院耳。

就清统治者言,这一分隔、利用、限制的政策对内、外蒙古和西蒙古的长期贯彻实行是有成效的。清圣祖玄烨曾直言不讳地追述说:“蒙古人欲各为札萨克,不相统属。朕意伊等若各自管辖,愈善。昔太祖、太宗时招徕蒙古,随得随即分旗,分佐领,封为札萨克,各有所统。”⑤ 而且踌躇满志地认为:“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⑥ 又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於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⑦ 他还十分得意地夸口过:“朕阅经史,

① 《世宗圣训》卷 35 第 30 页下一第 31 页上。

② 《高宗圣训》卷 269 第 7 页上下。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三十四年 1908,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卷 63 第 1 页上下。

④ 同上,卷 63 第 2 页下一第 3 页下。

⑤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伪满景印本,下简称《仁录》)卷 185 第 25 页下一第 26 页上。

⑥ 《承德府志》(清刊本)卷首一。

⑦ 《承德府志》(清刊本),卷 151 第 19 页上。



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sup>①</sup>

从康熙中叶以后 150 多年的历史事实来看，长城以北内外喀尔喀蒙古的广大地区相安无事，满、蒙两家的命运与清王朝共始终。难道不是清代对蒙古族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功的结果吗？说蒙古人就是清代北方一道钢铁长城，一点不过分；如果再拿来与历史上的汉、唐、元三代相比，说“清得上策”，也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不要忘了另一件事实，清代对蒙古政策的成功，是与它的宗教政策紧密相连的，人们都知道，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早在元朝就已广泛流行了，为什么到清代藏传佛教对民族政策反而起了大作用呢？不错，从外表看，清代大力提倡藏传佛教，是顺从蒙古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仔细考察，清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宣扬、鼓励蒙古人之信奉藏传佛教，有它的政治目的。考康熙初年，原来题准：

“外藩蒙古地方，除册籍有名之番僧（俗称喇嘛）外，其游方番僧，班第（小和尚俗称），皆著驱逐。”<sup>②</sup>不难看出，内外喀尔喀蒙古地区对喇嘛是有一定限额的。但到康熙晚期，蒙古人之信奉藏传佛教殆成为一时风尚，几乎家家户户倾家荡产对活佛莫不顶礼膜拜了。清圣祖深知此中奥秘，毫不讳言地指出过：

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皈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指七世达赖），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往擒，若为策旺喇卜滩（即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迎去，则西域（指新疆天山北路）蒙古皆向策旺喇卜滩矣！……<sup>③</sup>

而且圣祖十分自信地强调：

朕不但悉达赖喇嘛之事，回子（指新疆南部聚居区的维吾尔人）及边外蒙古始末，与其祖父姓名俱知之。昔日达赖喇嘛存日，

① 《圣祖圣训》卷 60 第 2 页上。

② 《理藩院则例》（《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综合本》本，第 123 页。

③ 康熙《御制文三集》（光绪五年 1879 活字本）卷 11 第 3 页上下。